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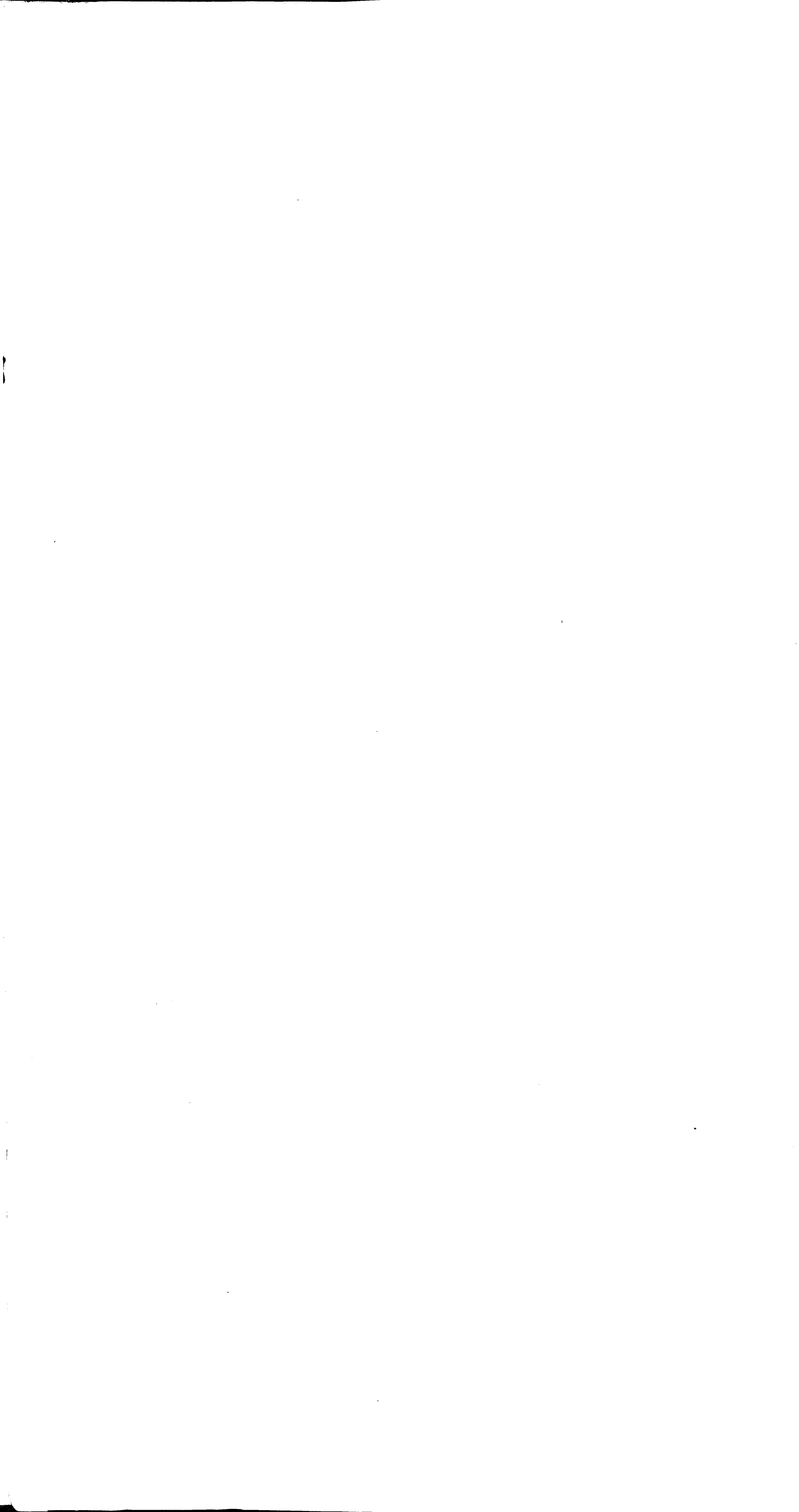
十八養

三十七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一千九百三

之一萬一千九百四



Presented by G. M. A. Playfair, Esq.

November 11, 1911.



诗传纂注一

李公凯日记

李尚诗学偶三

诗传纂注

李忠言训

郑学正又补抄

诗学补抄

ch. 11903  
f. 1620

ch. 11903  
f. 1512

ch. 11903  
f. 1512

ch. 11903  
f. 1512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八卷

○廣

洪武正韻古慌切。大也。闊也。闢也。播也。又度廣。又廣輪。廣袞。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曰袞。檀弓廣輪揜坎。注輪從也。從音子容切。據此則是

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又兵車左右廣。又副車曰貳廣。見左傳。襄二十三年。許慎說文廣。殿之大屋也。从广黃聲。爾雅馬旋毛。在背闕廣。徐鍇通釋姑

沈反。司馬光類篇又姑黃切。鄭樵六書畧廣之為廣去聲。協音借義。吳棫韻補叶音果五切。禮記子夏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篳。

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毛晃禮部韻畧又苦謗切。開泰貌。荀子。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疎。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戴侗六書故凡宮室東西

曰廣。南北曰深。又作廕。說文曰闕也。度其深曰深。度其廣曰廣。去聲。又戎車曰廣。傳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去聲。杜氏曰兵車也。歐陽德隆押韻釋

疑此廣大字如楚有左右廣。在去聲。王栢正始音字音清濁辯。古黨切。濶也。對狹古曠切。量廣幾許。揚桓六書統見母廣。統聲。廣古文。熊忠韻會舉

要角清音。又州名。一曰兵車名。左傳。左右廣。注十五乘為一廣。一廣一百二十五人。趙謙聲音文字通廣見况切。殿之大屋也。故从广黃聲。借為凡

事物廣大字。又闊也。作敵非。又姓作鄜非。轉注平去二聲。又盛氣充滿也。亦用梳。爾雅。梳頰充也。或轉橫。樂記。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韻會定正見廣。切。橫闊也。又古百粵地。秦立南海郡。篆。至隋置廣州。字切見廣。見經堅廣。書。廣。蒼頡古。見史籀。大篆。

費氏科

斗篆

韋誕剪

劉德昇璣珞篆並見

周穆公鼎

老

汗簡並見楊

鉤鍾鼎集韻

義雲

郭忠恕永

安院殿記

郭忠恕經音序並杜

古文韻海

徐鉉

唐仙

伯喬

伯喬

魏脩孔廟並洪

靈臺

石路

王君

永初甄文並

真智

歐陽

顏真

蘇軾

黃庭

蔡襄

行書

王羲之

草書

章草

史游

皇象

王羲之

蕭子雲

廣

懷素

廣

張錦溪

廣

鮮于樞

廣

趙子昂

一廣

數類司馬法曰兵車十五乘曰大編大編謂之一廣又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陣之車也

二廣

數類左廣

右廣左氏曰晉師與楚師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徧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及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左王乘左廣以敗晉師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預注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曰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

五乘為大編

七廣

容齋續筆馬融作七廣

莽廣

吳箕常談詩園有桃疏罔極者言無窮極莽廣之謂

也  
名譽日廣

西漢書韋賢傳韋賢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驕少好學修父業尤謙下士註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

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註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驕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註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明經擢為諫



大夫遷東河郡都尉註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三國除為大河郡才高意廣論語子貢問師與商

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註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才疎

意廣漢書孔融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太丘道廣兩漢蒙求許邵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

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必至而邵獨不往或問其故邵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如此程氏外書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兵勁地廣新唐書藩鎮李惟岳傳惟岳兵敗與邵真

議以身朝京師魏田悅知其謀遣扈岌來讓惟岳懦不能次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裾帶山河所謂

東秦險固之國與相維持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

深圍未解畏祐還乃斬真以謝德盛流廣龍虎山志至大二年十一月加大真人張留孫特進上卿誥曰德盛流廣

為基緒之新。謨明弼諧。亦曰壽朋之助。

### 源深游廣

宋汪藻浮溪集李綱用登極恩封贈一代制木之升者本大而

實蓄水之積者源深而游廣故自古真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

### 近狹遠廣

三境圖論今以近小而顯遠大

由是未免狹廣同觀破心微塵繪出三境娑婆揔別非近狹乎揔雖三千世界之廣猶云一尺二尺窄如蟻穴別雖萬億須彌之多尚曰周障屈曲

孔似蜂房九戀居四聖不住華藏海種非遠廣乎

### 所資者廣

宋袁絜齋集邊通判行狀其志大則所資者廣其業

專故所業者充

### 鄧林彌廣

列仙傳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之際渴欲得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

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

### 守約治廣

老子道德經老君曰善賞者費少而

歡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

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 頂圓額廣

仙傳真人鍾離權生而異光數

大樂天集卷之九

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額廣。耳厚肩豐。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脣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聲如鍾。行奔馬。童穉莫之能及。詳仙字。

### 儉故能廣

老子道德經。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 醮吳起於廣

類說。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廣。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合。勝六十四。闢土

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

### 都廣

地名。淮南鴻烈解。八殲之外。則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

曰和丘。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

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

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鄉日之

南。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

### 南廣

舊縣名。西漢書地理志。南廣。注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樊道。

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

縣名。屬犍為郡。輿地紀勝。敘州嘉定志。南廣。今南溪。

### 長廣

西漢書地理志云。

長廣。注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圖。

### 高廣

西漢書地理志。高廣。注侯國。縣名。屬

曰。劇清地。幽州。藪有鹽官。縣名。屬琅邪郡。

琅邪郡 平廣

西漢書地理志平廣注侯國縣名屬齊郡

安廣

西漢書地理志安廣縣名屬鬱林郡

不廣

呂氏春秋不廣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能託其

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

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

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

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

也故令鮑叔傳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仲之慮近之矣慮謀

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

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年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之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進不却。賁置也。服退也。却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却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令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罪。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舅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舅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舅犯曰：事若能成。繼一作經。文之業。定武之功。闢一作開。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

興草中之戍。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天子。周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襄王賜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潁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舊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舅犯者耶。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猶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者。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廻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邕。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也。因人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衆曹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曹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蟬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蟬。正

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語王。王使衛巫監巫諂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鮑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竭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下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

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

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

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

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獲。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

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問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

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

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

其主。有以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

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

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

入衣出。一本作入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荆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

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孔子道。一作遵。彌子瑕

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

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

此釐夫人未之間。或云為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

子蒯瞶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我艾豨。推此言之。不得謚為



釐明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因者無敵。因民之欲。導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民雖衆多。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 地廣

漢桓寬鹽鐵論地廣。大夫曰。王者包含徧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

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卧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徭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

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  
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  
費力而無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騫騫。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  
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  
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主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  
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  
縣。弃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  
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  
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  
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  
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笮。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  
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  
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  
過也。大夫曰。挾管晏之智者。非為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  
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  
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掘者。不足以言治。家不

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 廣氏

千家姓。角音。丹陽廣洪景脩。姓氏遙華。風俗通。廣成子住崆峒山。千二百年。神仙傳。氏族言行錄。風俗通云。廣成子之後。

## 廣成子

歷代真僊通鑑。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

雨。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採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間。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黃帝紀云。自然經。一號力默子。作道成經七十卷。臣道一曰。廣成子謂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道德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為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廣成子之意。欲軒轅抱一為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天。後世帝王。卒未能及。廣成子之功。妙矣哉。三元延壽參贊書。振曰。廣成子謂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即論語所謂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也。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知。形乃長生。即詩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至彼至陽之原。至彼至陰之原。即記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是皆儒書所以垂教後世之語耳。秦漢以來。士多溺於權利。竊儒家紙上之言。以為進仕之階。不知儒者所以脩身養性。以至與天地合其德。靡

不具載也。又學者不能有諸已。一聞其存形千二百歲。則駭然歎羨。而亟求其說。噫。未之思耳。歟。姑舍是而已。前之三者。勉而行之。則神清氣寧。長生久視。殆將享無窮之樂矣。豈直二百歲而已哉。或曰。廣成子。形不貸。是為可貴。振曰。使廣成子果能千二百歲。而形不化。猶龜鶴之不死。松柏之冬夏青青。蓋自得其稟耳。何可取其小。而失大者哉。

### 廣壽子

歷世真仙通鑑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鉤鑄為器。以變生冷。一號傳豫子。作

安摩通精  
經九十卷。

### 漢廣

詩。國風。周南篇名。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吳氏曰。韓詩作思。

漢有游

女。不可求思。漢之廣

叶古曠反。

矣。不可泳

叶于誑反。

思。江之永

叶弋亮反。

矣。不可方

叶甫妄反。

思。

朱子集傳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

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朱子語類。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淳漢廣問文王特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獫狁。可學輔廣童子問。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遊。亦非禮。先王引大

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好遊甚。當詩人必以遊女為言者。出遊之女。猶如此。况於閨閫之內乎。自豐鎬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後四句。則因以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歌之耳。胡一桂

附錄纂疏朱子語錄。周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又曰。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問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

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至過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故化只行于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獫狁。葉賀孫錄。孔氏曰見正義。郭氏曰同詩緝項氏說。嚴氏曰見正義并釋文。劉瑾通釋。爾雅曰。小枝上繚為喬。注細枝皆翹繚向上。愚按集傳。既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大堤之曲。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永康軍。即今四川省。成都路灌州。胡庭芳曰。此文王脩身齊家之道。美化之行。見諸南國者如此。愚按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可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比其興比體制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倣此章云。孔氏曰。並見正義。古詞云。見旁通。釋文曰。見後。朱子語錄見附錄纂疏。輔氏曰。見童子問。嚴氏曰。見詩緝。梁益旁通。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為漾水。東流為沔水。又東至南鄭為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鄭興元治。而興元故漢中也。又東與文州文水會。又東過西城。自水入焉。又東過鄭音云。鄉縣南。

又屈而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有涇水。自虢州盧氏縣北來入焉。又東過中廬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焉。又東過襄陽南漳縣荆山。而為滄浪之水。又東過宜城有鄔水入焉。鄔音媽。又音偃。又東過於都。音若。款水入焉。又東南白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為夏水。有瀕水入焉。瀕音云。雲杜舊屬江夏。後并入安州安陸。又東至大別山。下漢陽鄂州二城相對之間。南與江水合流而為大江。江水出岷山。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源亦甚微。所謂江源可以濫觴。濫之言汎也。東南百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亦謂之天彭門。兩山相對。水逕其間。其山屬彭州。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湔水。從西北來入焉。江陽屬眉州。又南過嘉州犍為縣。又南過戎州夔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夔。蒲墨切。音葛。字本作夔。又東南至渝州江津縣。有羗水涪水巴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雲安。今夔州。又東過魚復。魚復。今夔州。奉節。永安宮。及諸葛孔明八陣圖壘南。又東南過赤岬城。岬。甲。又東過巫峽。巫溪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又東過夷陵。又東過宜都。又東過禹斷江。又東過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又東過華容有涃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西來。沅水西



南來。湘水南來入焉。東至武昌。漢陽大別山。與漢水合而為大江。東過潯陽。有彭蠡陂。從南來入焉。彭蠡。即今鄱陽湖。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南康。饒州之境。又東。右過江寧。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邗溝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穉。音妙。沮。音起。澧。音禮。鄱。音婆。邗。音寒。大堤之曲。夾漈。鄭氏樵。通志畧曰。樂府清商曲。襄陽樂。音洛。大堤曲者。宋隋王誕。始為襄陽郡。元嘉末。仍為雍州。夜間諸女郎歌謠。因為之辭。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後世如李太白。大堤曲等作。皆古樂府題。毛萇傳。鄭玄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傳云。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傳云。潛行為泳。永。長。方。泐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泐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孔穎達正義。南有至方思。正義曰。木所以庇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遊女。以貞潔之。故不。

可犯禮而求。是為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此言遊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為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矣。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洑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為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傳思辭至思者。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經求思之文。在遊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閨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盥。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耳。箋不可至之然。正義曰。箋知此為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恒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本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洑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遊女皆

潔。此云潔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木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勻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遊。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遊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彊暴之男是也。傳潛行至方澍。正義曰。潛行為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文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澍。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為澍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楫。小曰桴。是也。箋。漢也。至不至。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澍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陸德明釋文。喬木。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木枝上竦也。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上竦。粟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泳。音詠。潛行為泳。澍。芳于反。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榭。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澍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為榭。榭也。郭璞云。水中榭筏也。又曰木。曰榭。竹曰筏。小筏曰澍。榭音皮佳反。楫

後同音伐。樊光爾雅本作柎。

要義 詩體韻在辭上。休息當作休思。

遊女謂庶人女。執筐行盭者。並見正義。蘇穎濱集傳潛行曰泳。方柎也。思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潔之行。不可犯以非禮。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也。東萊呂氏讀詩記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嚴氏詩解興也。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南方有上竦之喬木。不可休息於下。而攀之。興女有高潔之行也。女游行於漢水之上。乃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餘同嚴粲詩緝。毛曰見毛傳。華谷嚴粲詩緝南解見樛木。漢水入江。解見江漢。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今日江水尤深闊於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興也。南方之木美。故以南言之。木下蟠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水之上。有游行之女。非士君子之族。深居閨閣之中者也。以小家女而在曠僻可動之地。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水之廣。不可潛行

而泳之。江水之長。不可乘泚而方之。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暴慢之志不作矣。詩人偶見漢上游女。無陵犯之心。知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

化所及。故假此游女以起義耳。陳深清全齋讀詩編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氏曰。

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止前篇之誤。嚴氏

曰。道謂脩身齊家之道。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序言求而不可得非也。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傳曰。喬上竦也。漢有游女。朱氏曰。

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不可求思。思語辭。漢之廣矣。不可泳思。釋

水曰。潛行為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江之水矣。朱氏曰。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不可方思。方。泚也。泚。桴同。孫炎注爾雅曰。方木

置水。為桴楫也。郭璞云。水中桴筏也。朱氏曰。興而比也。南方木美。故以南言。木上竦則陰少。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上出游之女。

非深居閨中者。以其在曠僻可動之地。人見之而知其端。莊靖一。而不可求。乃陳其不可得之詞。如漢水之廣而不可潛行。江水之長而不可乘桴於

此。見文王之化。有以變其淫亂之俗也。李恕音訓漢水有游行之女。其行  
 貞潔。不可以非禮而求之。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而曰漢水之廣。不可潛  
 行於其中。江水之永長。不可以桴筏而渡。詩人蓋假樂游女以起義。謂文  
 王之風化所及。而紂之淫風頓改也。上文同詩緝。詩傳纂註質曰。按禹貢  
 嶠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又按古今樂錄。  
 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又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又鄭  
 氏通志畧。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並亡其辭。又襄陽樂府辭。云云見旁  
 通。又張柬之大堤曲云。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又太白集。長吉集。皆有  
 大堤曲。大抵皆風情之言也。朱善詩經解。頤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  
 不可方。以此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  
 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  
 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錄一  
 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聖人之化。而能若  
 是哉。李公凱句解。南有喬木。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今南方有木甚  
 高聳。不可休息。不可藉以為休息之也。漢有游女。比喻洪水之旁。有化行  
 之女。貞固自守。有高潔之行。不可求思。決不可以非禮求之。漢之廣矣。人

知其不可求。又深明之曰。漢水之廣。不可泳思。不可潛行水中而過。江之永矣。江水之長。不可方思。不可為筏而渡。禮之所在。安可越哉。皆由於處

文王之化。而變

其深亂之俗也。

翹翹

祈遙反。

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

言秣其馬

叶滿補反。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

可方思。

朱子集傳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

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輔廣童子問。

首章既言高

風雅致之不可求。故此章遂以錯薪起興而言。其遊將歸。則願為之飼秣

其馬。此可見其好悅之至矣。歐陽氏謂此為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

鞭。所忻慕焉者是也。先生謂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

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真是寫得詩人之意思。出悅之至而敬

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悅而不敬。則便放洩矣。或以歸為嫁。則大失

詩意。毛萇傳鄭玄箋。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云。翹翹。新貌。錯。雜也。箋云。楚

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眾女皆貞潔。我又欲其高潔者之

子于歸言秣其馬傳云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  
 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孔穎達正義翹翹  
 至其馬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  
 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潔者乃是衆女此衆  
 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  
 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已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傳翹翹  
 薪貌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  
 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為薪貌鳩鴉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  
 所漂採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  
 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箋楚雜至絜者正義曰薪木稱  
 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萋萋亦云薪者因此通  
 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荆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  
 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箋之子至意焉正義  
 曰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  
 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為嫁者之子此  
 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



謙不敢斥其適已。謂云往嫁若斥。適已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為謙者不自言已。說他女嫁。故不為謙也。言致禮饋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饋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已。言養馬是欲致禮饋。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陸德明釋文翹翹。祁遙反。沈其竟反。薪貌。尤高潔者。一本無潔字。言秣。莫葛反。養也。說文云。食馬穀也。以上。時掌反。下文同。禮饋。虛氣反。牲腥曰饋。重言。之子于歸十二。本詩二。桃夭

三。鵲巢三。燕燕三。東山二。要義。鄭云願致禮饋。但昏禮不見牲饋。見

毛傳鄭箋。并正義。蘇頌濱集傳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

也。楚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翹翹者。以言欲取女之尤高潔者也。然猶

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東萊呂

氏讀詩記張氏曰。刈楚刈蕪。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嚴氏詩解翹翹然而

高者。雜錯之薪。我欲刈其中之楚木。以楚在其中。尤翹翹也。興眾女高潔。

我欲擇其尤者。之子若歸嫁於我。我則秣養其馬以迎之。然終不可得。故

又言漢不可泳。江不可方也。毛曰見毛傳。張氏曰。見讀詩記。歐陽氏曰見

本義。孔氏曰見正義并集解。華國嚴粲詩緝翹翹錯薪音喬。錢氏曰翹

翹高竦貌。翹翹然而高者。錯雜之薪也。其中之楚木尤翹翹然。人所先刈

也。喻衆女之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也。故言此游女之嫁人將有秣馬以

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哉。於是復陳其不可得之辭。或謂秣

馬如所謂雖為執鞭猶忻慕焉。如此則敢請子珮已有暱之想矣。項氏家

說詠思方思。漢言詠。江言方者。漢水淺狹可詠而踰。江水深闊必方舟而

後能濟。各因其實以起興也。黃氏曰抄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

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箋

謂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宋陳深清全齋讀詩編翹

翹音喬錯薪。朱氏曰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言刈其楚。疏曰楚木名。學記注。

以楚為荊。楚在雜薪中尤翹翹。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雜薪中有荊楚尤翹

翹竦出者。人所先刈。喻衆女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之子指遊女。歐陽氏

曰之子遊而歸。則我秣其馬。悅慕之辭也。鄭箋曰。謙不敢斥其適已。我願

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興而比也。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

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萋音閭。郭璞曰萋萋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

東用羹魚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駒。駒馬之小者。傳曰五尺以上曰駒。釋文

日。馬二歲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矣。李簡  
學詩備忘。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之子。指遊女也。  
秣飼也。鄭氏曰。見鄭箋并正義。宋安得毛詩遺意。漢廣此篇詩辭。辭者已  
無遺說。但召南有召公詩。而周南無周公詩。却稱文王。若以周召分陝言  
之。二南之國。同為文王之化。特繫之二公。今周南詩稱后妃。召南詩稱夫  
人。固已不同。而周南漢廣。又稱文王。是豈無說乎。大序曰。關雎麟趾之化。  
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駟虞之德。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何為  
而有王與侯之異乎。嘗以地理考之。召南地在岐西。周南地在岐東。自太  
王居豳。為狄所侵。於是踰梁而邑于岐。文王克崇之後。始遷于豐。其後又  
遷于鎬。岐在扶風美陽縣。岐山。豐在扶風霸縣。鎬在長安西南。岐在豳東  
南。四百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  
周南之地。實居岐東。則鎬京在焉。周公特輔佐文王。以治陝東之國。所以  
有王者之風。而本諸后妃。漢廣所以稱文王之德。而不及周公也。若夫召  
南岐西之地。在豳岐之間。太王王季之故治也。故曰。先王之所以教。召公  
專掌其國政。而為侯伯。故不稱召公。而稱召伯。是以聽南國之訟。而有甘  
棠行露之詩。其地所以為諸侯之風。而詩述夫人之德。與周公佐王事體

不同。漢廣汝墳。安得不稱文王乎。李恕音訓。翹翹然高者。錯雜之柴薪。其中楚木尤高。人所先刈。此女高潔如此。若嫁而歸。必有秣馬而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哉。故重述其不可得之辭。而曰云云。李公凱句解。翹翹錯薪。於翹翹然錯雜秀起之薪中。言刈其楚。擇其楚而刈之。之子于歸。莫游女之我歸。言秣其馬。則以楚而秣其馬。漢之廣矣。然自顧於禮。終不可犯。故復歎曰。漢水之廣不可泳思。泳。詠。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解同上章。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子集傳興而此也。楚。楚。而此也。楚。楚。

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輔。廣。董子問。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詳。辭之複。所以見其敬

慕。有不自己之意也。朱子語類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賀孫。毛萇傳。鄭玄箋。翹翹

錯薪言刈其萋。傳云：萋草中之翹翹然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傳云：五尺以上曰駒。孔穎達正義傳：萋草中之翹翹然。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

萋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藟，萋。舍人曰：藟，一名藟萋。郭云：藟，萋。萋，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

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羹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傳五尺以上曰駒。正義曰：度人云：八尺以上

為龍，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下，故秣。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

是也。韞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駕馬高六尺，即瘦人三等龍駉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陸德明釋

文其萋，力俱反。馬云：萋，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要義。刈萋，謂萋蒿。江東用羹魚。見正義。蘇頌濱集傳：萋草之尤翹翹者也。華谷嚴粲詩緝釋

草曰：萋，藟萋。萋音完。藟音商。釋文曰：馬二歲曰駒。郭璞曰：陸機曰：舍人曰：並見正義。傳曰：見毛傳。項氏家說詩中思字。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

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度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太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欲以為思慮之思，則過矣。且親從

魯侯之與在泮而詠之矣。何謂思耶。於繹思數時。繹思皆當以為語辭。繹者。不絕之義。繹思猶繹如也。總論歐陽公本義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

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馬。而行露序。亦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使婦

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

行。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

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

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欲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義。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為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眾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眾女雜遊。我

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未乃陳其不

人與大與卷第...

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水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毛萇傳。鄭玄箋。並見前。程子經說。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水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興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注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陵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李迂仲黃實夫集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木以枝葉蔭翳而人休焉。蓋陰之接於人者也。故詩人以興男女之際。喬木則無蔭

之可息。猶之女不可以私求也。水天下之至柔。人狎而玩之。猶女子焉。今漢以廣而不可泳。江以永而不可方。又以况女子以正而不可犯也。錯薪之錯雜者。宜柔弱而不能自直。而今乃翹翹然不撓。以况女子游者。宜若放逸而不能自守。而今乃卓卓有立也。言刈其楚木之小者。於翹翹錯薪之中。庶幾其易取。故我欲刈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者。若之子肯歸于我。則將秣吾馬而親迎之。接以婚禮之正也。萋草之小者。又易取於楚。而駒又易得於馬。其願慕之心愈切。則欲從事於其易者。然終不敢忘婚禮之正焉。此序所謂無思犯禮者。喬木雖不可休。猶休之而無後灾。漢之廣江之永。泳而方之則溺矣。况游女愈進而愈不可犯也。夫男子願慕之心愈切。而女子愈不可犯。此序所謂求而不可得者也。宋王漢濱先生集李白休息古本。或作休思。今當且作休息。夫木固有可息之道。今不可息者。以其喬故也。女固有可求之道。今不可求者。以其正故也。其言不可求思。程氏謂不可以思求。此泥於序。所謂無思犯禮也。夫思者。語辭。如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數思。皆是語辭也。泳者。潛行為泳。鄭氏曰。水底行也。方。論語曰。乘桴浮于海。即此是也。孫炎曰。方。水中為泅筏也。桴。編竹木。大曰楫。小曰桴。漢水有可潛行之道。而不可泳者。以其廣故也。江有可乘



桴之道。而不可方者。以其永故也。此亦是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之意。夫漢上游女至。易動也。又况游行之地。非在閨門之內。傳姆之側也。今也能守貞潔之行。而不可求。則當時之女可知。孔氏曰。內則曰女子居內。深居固門。閨寺守之。則貴族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饑。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漢上之女也。其言甚善。惟以女子不可求。以喻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苟惟犯於非禮。則如鮑有苦菜之詩。深則厲。淺則揭。深屬淺揭。惟吾所欲。曾不顧禮義之如何耳。翹翹。新貌錯也。楚在雜薪之中。吾欲取其翹翹者而刈之。楚。即薪也。萋。爾雅云。購商萋。郭璞云。商萋。萋蒿也。於雜薪之中。而取其翹翹者。以比衆女之中。欲取其貞潔者也。惟其欲取其貞潔者。故我欲得之為室家。我則秣馬以聘之矣。又思之而不可得也。故又繼之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觀此。則知周南之婦人。其貞潔如此。雖當時男子有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意。以其貞潔不可求而止。遙想其貞潔之行。使人望而畏之。而暴慢之心。不可復作。觀此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想見當時之事也。昔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

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嚴君平治蜀。李強欲辟為從事。終日言而不敢語。是二人者。瞻其容。望其貌。使人無有易慢之心。亦士夫所難能也。今周南之婦人。亦能如此。則當時士大夫。亦皆有尹翁歸嚴君平之風矣。三代之風。所以直道而行。非後世所得而髣髴也。黃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休。非不可休也。見喬木者。自無休息之心也。漢上之游女。正而不可求。非不可求也。見游女者。自無犯禮之意。按詩中凡曰思者。皆是語辭。然亦不可執辭而求詩。當隨其篇意而求之也。序言無思犯禮。而詩人反覆言之。亦必有說。水可泳也。見漢之廣者。自不復有泳之之思。水可方也。見江之永者。自不復有方之之思。釋文曰。潛行謂之泳。泝筏謂之方。此如游女可以禮求。不可以非禮犯。故復喻之曰。衆薪錯薪也。我欲得其尤翹翹者。如江漢游女。我欲得其尤美者。繼之曰。言秣其駒。言秣其馬。謂是子若歸于我。當以正禮親迎之也。於是復陳其不可犯之實。歐氏謂秣其駒。秣其馬。如所謂雖為執鞭。猶歆慕焉。如此則是已有淫慾之念矣。夫人惟其顧禮義也。則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至於不顧禮義。則深厲淺揭。惟其所欲。而尚奚所懼哉。文王之時。以漢上之游女猶不可犯。則其風之美可知。故美化

行乎江漢之域。噫。政令不足。以毆人。而禮義足以感人。王烈之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是甘。乞不與。王彥方知也。故節義清脩之士。且足以為人之感服。不仁者不敢入其門。不義者不敢至其廬。况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則江漢之域。無思犯禮。豈不且哉。放齋曹粹中詩。說爾雅木上曲曰喬。言其枝上竦也。木喬則不可攀援。女正則不可媒適。泳游也。謂潛行水底也。方。泝也。謂水中箝筏也。漢本有可泳之道。至其廣處。則不可泳矣。江本有可方之道。至其水處。則不可方矣。女本有可求之道。至其正潔堅固。則不可求矣。以木為薪。楚則其尤翹翹者。以草為薪。萋則其尤翹翹者。此皆吾之所欲刈也。眾女之中。其尤美者。此我之所欲求也。然被文王之美化。革商紂之淫風。皆知以禮自潔。不可求也。知其不可求。故於其既游而歸也。聊欲秣其馬。駒以致其意焉。夫男女之情。人之所大欲也。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聖人制為婚姻之禮。所以重其別也。苟率情而忘禮。則踰墻而樓東家之子。不以為恥。苟由禮以制情。則閉門而學柳下。可不以為介。然則南國之女子。知守禮以自潔。而使人不敢起求之之心。其男子亦知由禮以制情。而終能息其願求之意。此廉恥之所以興。而為文王之美化也。夫漢上之游女。故非士君子之族。深居於重閨之中者。

六風隱侯詩記

也。然猶不可犯。而况其處女者乎。若夫衛風靜女。乃士君子之族。固當深居於重閨之中。然猶俟我於城隅。而况其游者乎。風化之移人如此。詩人於美舉其所輕。於刺舉其所重。蓋互以相明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漢廣採於江漢而得之也。此關雎之化也。故繫之周南。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避文王而言周公也。此詩知其不可而不求。非求之而不可得也。漢有游女。望而不可求。猶喬木聳榦。而不可休息也。然而情不能自克也。猶致意焉。曰翹翹錯薪。雜然而並有也。刈楚取其可用者。刈萋取其可食者。拔其尤之謂也。之子于歸。指其尤者。願秣馬以致殷勤焉。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反而歸於正。然則非特游女閑靜使人望。而謂之男子能自克於禮亦賢矣。呂喬年麗澤論說漢廣。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猶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詩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章有秣馬秣駒之思。是不禁欲之起也。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速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再至于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乎天理者。

嗚呼。漢廣之詩。其室欲之大用歟。慈湖楊簡詩傳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心。亦曰道心。以天地鬼神之心。彼不知道者。必以為相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則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此者。奚止千無一萬。無一或乎。為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也。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是其為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不明乎是詩之道心。而贅為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言太姒。惟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爾雅釋水云。潛行為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永。長。方。汭也。汭。音孚。通作桴。爾雅釋言云。舫。汭也。郭注云。水中箒筏。孫炎云。水中為汭筏也。方言云。汭。謂之箒。箒。謂之筏。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方思。以釋舫汭。論語云。乘桴浮于海。注云。編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汭。桴。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也。郭注云。並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既湍急。深險。而又永長。不可方筏。喬木不可休息。江漢不可方泳。皆以喻女之

貞潔不可遽然不以禮而求。刈楚刈萋以秣馬駒。是退而以禮求之也。遊或作游。錯雜也。於雜薪之中。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萋草中之翹翹然。疏引爾雅釋草。購蒿萋。郭云。蒿萋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毛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疏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以上為馬。以次差之。故知駒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歟。補音云。泳。于誑切。郭璞江賦。紫萸熒曄。以藜被。綠苔鬢鬢。乎硯上。帆蒙籠以蓋。與萍實出而漂泳。正用此讀。方。甫妄切。爾雅。舫。汭也。疏云。水中為汭。筏也。漢廣不可方思。舫方同。下同。馬。滿補切。秦瑯琊刻石。澤。及牛馬索隱。音姥。漢書僕射莽。何羅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通合侯馬。通今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性莽。顏師古。莽。莫戶切。案必易馬為莽者。以馬與莽皆滿補切。左氏傳。辛廖之占曰。震為土車。從馬。又童謠曰。鷓鴣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屈原騷經。登閭風而紕馬。與哀高丘之無女。叶韻。九歌。繫四馬。與擊鳴鼓。叶韻。漢樂章。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萋一讀力俱切。一讀力侯切。其駒一讀居侯切。易林。蹇之預曰。川深難遊。水為我憂。多虛少

久矣。入其卷。為三九。一

五

實命鹿為駒。林艾軒經筵講義。漢廣。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臣謂漢廣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周召皆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先儒謂周召之地。共方百里。皆名曰周。而召則周內別名也。太王居岐。文王都鄠。武王都鎬。皆去岐周不遠也。今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江漢之地。自周以南之國也。周召以南。其為國也多矣。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江漢在楚。地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即屈原宋玉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言喬木之為蔭也。廣矣。是不可休息乎。謂其可以休息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言游女之在漢上。不可求之乎。謂其可求之也。而繼之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是歎其求之而不可得也。谷風謂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此言漢之廣。非游泳可度。江之永。非方舟可濟。以意逆志。乃見而不得之義。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二章謂薪中之有楚。是翹翹然者。刈薪者當取夫翹翹之楚。之子。指游女言之。謂當以六禮聘之。而取其尤高。

潔者。如薪中之楚也。之子來歸。則我且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謂如  
 是。可以得之也。又繼以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謂求而不可得也。翹  
 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  
 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三章與二章之義同。萋即楚。駒有馬也。今楚  
 辭一篇之中。而三致意焉者。即古詩之流也。詩人之所以興者。以  
 見商之季。禮義消亡。時多淫奔者。及周之興。而漢上游女。求而不  
 可得。婦人女子尚如是。則當時之人。聞文王而作興者。皆是也。林  
 岳講義曰。比也。南有木。可以休息。喬而上。竦。不可休矣。亦猶漢上  
 之游女。不可求也。貴者深宮固門。賤者執筐行饁。故容有游  
 女。漢與江。皆可泳。可方。廣而大。永而長。則不可泳。而潛行。方而筏  
 濟矣。翹翹然錯雜之薪。言刈其楚。謂欲采取其尤翹翹者。言刈其  
 萋。謂欲取其草中之翹翹者。以此求女者之情。言秣其馬。又言欲  
 於游女之歸。欣欣然。願為之執鞭。若曰。之子于歸。我其為秣馬乎。  
 之子于歸。我其為秣駒乎。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既而知  
 女子不可求。則曰漢之廣。不可泳矣。江之永。不可方矣。許謙名  
 物鈔。江漢游人。經。漢之游女。不可求。非必女子之知義端。



靜。而人不可求。實見者雖悅其容貌之端靜。而自知其於義無可求之理。而賦此詩也。上為興。南有喬木。則不可休息。此漢有游女。其不可求思。下四句比。江漢之永廣。人見之者。知其不可方永。而絕無乘桴潛行之心。固不待即之而知其不可也。後二章之首興無比。娶妻必擇其善之至善者。猶采薪者。見錯薪固翹翹。而於翹翹之中。又欲刈其楚與萋之美。此游女可謂盡美。其肯歸嫁于我。則言秣其馬駒而親迎之矣。其下復以江漢永廣。反覆咏其不可求也。蓋見游女而悅之。男女之欲也。知其不可求。而不求禮義之心也。是則江漢之人。被文王之化之效。若曰女子有不可犯之態。而不敢犯之。是男子之知義。反不及婦人。而文王之化。但能及於女子。非詩意也。若行露之詩。則專主於女子而言爾。漢言廣。謂橫渡也。江曰永。謂泓沂也。傳

一章疎息拱反。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為漢水。酈道元謂漢水有東西二源。東源出氐道東流為漢。西源出隴西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今按漢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至武都為漢。此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及水經所言者。

是也。即道元所謂東源也。氏道則宋秦州之地。武都則階州也。又漢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入江。樂史寰宇記。興元府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沔水所出。下流為漢。杜佑通典。梁州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今縣南有故白水關。是西漢水。出自西縣。流至今牛。入白水。則名漢矣。通典謂導漾水者。蓋誤爾。此道元所謂西源也。漢西縣後分為三泉縣。嶓冢則在三泉界中。今為興元之境。金牛即漢葭萌之地。今則屬興元褒城縣也。自秦州至興元。驛程九百餘里。皆云有嶓冢。蓋山勢連亘數州也。然則東源導漾為漢者。乃漢之經流。其西源則自名沔。因下流入漢。始有西漢之名爾。傳專指興元之嶓冢。或攷之未詳歟。蔡氏書集傳。大別山在漢陽軍漢陽縣北。別必列反。

漢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宋歐陽忞輿地廣記。茂州汶山縣。本漢汶江湔氐二縣地。禹貢岷山在西北。永康軍。乃宋割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導江縣。置漢蜀郡之郫。綿。虎。江原三縣地也。王象之輿地紀勝。江流東南。經茂州城下。至汶川縣。自汶川經導江至青城。然則江之始源實在茂州之岷山也。江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湔子千反。郫音疲。虎音斯。湔編岷山數百峰。大雪山為最。大雪山三峰。闔其後。冬夏如

爛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嶽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闕丑陰反。桴方于反。反復之復。方六反。三章疏。萋蒿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今按長數寸。言其葉。高丈餘。言其莖。唯其高丈餘。故亦可刈為薪。傳恐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詩緝見前。疏見正義。劉玉汝詩續緒傳曰。興而比。竊謂當曰興又比。蓋興有無比者。關雎是也。傳止曰興也。比兼興者。綠衣是也。傳亦止曰比也。至下泉比兼興。乃發例曰。比而興。野有蔓草。溱洧。黍離。頌矣。賦兼興。則發例曰。賦而興。蓋興在賦。比中非賦。比外別有興。故其例如此。頌矣。賦而興。後比。則曰賦而興又比。是比在賦。興外者。當曰又比也。今漢廣比在興後。則當用頌矣例。曰興又比也。若曰興而比。則與比而興。賦而興者。不辯矣。故漢廣椒聊。巧言之四章。皆當曰興又比。氓之三章末章。當云比又興。賦又興云。首章極言游女之不可求。後二章承前意。以其不可求。故悅之。而復以二比歎咏之。則有敬之之意矣。敬而悅之。悅生於敬。故兩言秣馬為悅之至。悅而敬之。敬生於悅。故三致歎咏。為敬之深。此篇只言游女之不可求。而興比反復。最見歎咏。非工於咏歌者乎。故此游女端莊靜一之不可求。與作詩者。知其不可求而愛敬之。皆得性情之正。皆可以見文王后妃之德化。

漢廣

# 三章章八句

劉瑾通釋。何氏曰。劉氏云。文王教化其民。桃夭歌其男女以正。漢廣歌其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歌

其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苟非敬防微之道。習以性成。風以成俗。其能然乎。詩傳纂註。段氏曰。正靜而不可狎。固女德之賢。起敬起愛。而無狎暱之心。亦非必失身之男子也。夫刈萋秣馬。起愛敬之意。然而失身於非禮。則有陷溺於水火之比。其為辭切。其命意嚴。一不以其不可者。加乎其身。克此端。則曾子臨深履薄之學。啓于易箒之心。終必俟於致禮焉。可謂閑邪存其誠矣。謝氏曰。游女獨行。非有師傅範其前。法制禁其後也。恭敬羞惡之心。積於中。形於外。動容周旋。自然中理。凜乎不可犯。使行道之人。愛而敬。敬而畏。閑其邪。窒其欲。於人所不知之地。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之德。本諸身。證諸庶民者。盡是矣。道化明於上。風俗成乎下。性不待節。而皆善。心不待閑。而皆良。婦人女子。生長其間。正如堯衢之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天保之民。日用飲食。而徧為爾德。彼亦不自知其行乎天理之中也。王道之盛。至此極矣。宋袁絜齋集經筵講義。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羣物者。以是存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以苟存。雖至微之人。足以取重於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為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

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於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幹上竦。非有枝葉下垂。可為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弱。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為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為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楫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楫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於錯薪之中。為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萋以秣其駒。致惓惓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於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為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莫剛於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為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尚。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於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自出歟。

河廣

詩衛國風篇名

誰謂河廣一葦

韋鬼反

杭

戶郎反

之誰謂宋

遠跂

丘跂反

予望

叶武方反

之

朱子集傳賦也葦蕪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

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胡一桂附錄纂疏嚴氏曰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河廣屬

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愚謂嚴氏辨證甚的但因此疑非襄公母親作恐未然母思子於其未即位之前亦何害東萊先生引說苑云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

26

親作恐未然母思子於其未即位之前亦何害東萊先生引說苑云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

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慈子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至哉言乎。若果如嚴氏說。則詩作於襄公為太子之時。公亦適有目夷之請。鶴鳴子和。安知其非出於自然之感。應者耶。於此益可以觀天矣。許謙名物鈔。傳。一葦與祖為體。以昭穆言也。按春秋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卒。子襄公立。閔公二年秋。入衛。宋桓公逆衛遺民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即僖之元年也。今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是以狄未滅衛之前言之也。而言河廣之詩。作於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枘鑿。若據經一葦抗之為實。則為衛在河北。而襄公為太子之時。若以一葦抗之。為假設之辭。則可。為襄公即位之後。而衛非河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然觀桓公迎衛之意。似此時未出夫人也。桓公卒於衛。文公之八年。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為誤。而此詩作襄公為太子時。與即位之後。則未可知也。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一葦抗之。傳云。抗。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誰謂宋遠。豈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豈足。則可以望

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孔穎達正義箋一葦至喻狹。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楫然。

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箋誰謂至亦喻近。正義曰。宋去衛

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陸德明釋文河廣一葦葦鬼反。杭之

戶郎反。渡也。廣與音餘。下遠與同。喻狹音洽。非為于偽反。跂予丘跂反。要義。自河南適宋不渡河。假渡為辭。詳見鄭箋正義。蘇頌瀕集傳杭渡也。

河廣矣。宋遠矣。以為一葦可渡。而跂可見。所以緩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宋耳。華谷嚴粲詩緝葦音偉。杭亦作航音同。葭蘆葦。解見七

月。跂音棄。韻亦作企。音起。跂舉踵也。脚跟不着地。跟音根。夫人意不可。以往宋。而設為成人以遠沮已。已為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令我勿渡

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抗渡而過。不為廣也。誰謂宋國遠。而令我勿往乎。我跂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為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

真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於言外矣。傳曰見毛傳。彭止堂先生集杭渡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自衛歸宋。必渡河水。言誰謂河廣。加一葦則可以

人選文與表二為三九十一  
二十六



渡矣。誰謂宋遠。我鼓之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得往爾。詩傳纂註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事見載。馳首章質曰。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呂氏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知矣。按此。則此詩為宋襄公母之詩明矣。但未知此詩作於衛國何時也。東萊之說如此。而孔氏又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孔說如此。則此詩為文公時詩矣。然按嚴氏詩緝云。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之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特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嚴氏之說為有證據。當從之。李公凱白解誰謂河廣。誰

言河水廣濶難渡乎。一葦杭之。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蓋甚狹也。特我自  
 不渡耳。誰謂宋遠。誰謂宋國遙遠難至乎。跂予望之。但一跂足。則望見之  
 矣。蓋甚近也。特  
 於義不可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

**不崇朝**。朱子集傳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  
 而至。言近也。輔廣童子問。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

之遠而不可見。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  
 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  
 朝。亦喻近。孔穎達正義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楫之小。此刀

宜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𦨇。𦨇。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  
 云。一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陳深

清全齋讀詩編誰謂河廣。一葦音偉。杭亦作航之。傳曰。杭。渡也。誰謂宋遠。  
 跂音奔。韻作企。音起。予望之。說文曰。跂。舉踵望也。謂之根不着地。朱氏

曰。賦也。明非宋遠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嚴氏曰。衛都朝歌  
 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

卷之三十一

始渡河而南。此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俱未立也。鄭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作是

詩誤矣。惠公懿公之間。惠王時詩。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曰。小船曰

刀。舠。小船也。古字通。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曰。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

亦喻近。彭止堂先生集。刀。小船也。不容刀。言河之小也。小則易渡。崇。終也。

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意猶前章。夫人之不往義也。然宋襄公當如之何。

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劉向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

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目夷。襄公庶兄也。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

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襄公欲往來。而至于遜國。不忍忘其母也。欲見母

而告父。以見舅。不忍傷其父也。若襄公者。可謂孝矣。母念其子。子念其母。

出於天性之至愛。然皆止於義。而不敢踰焉。可不謂善處母子之變乎。李

公凱句解。誰謂河廣。解同上章。曾不容刀。曾不能容一小船。蓋甚狹也。特

我自不渡耳。誰謂宋遠。解同上章。曾不崇朝。曾不終朝可到。蓋甚近也。特

於義不可往耳。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白。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者。一

束葦也。杭。度也。刀。小船也。崇朝。終朝也。言誰謂河之廣歟。一束之葦。可以

渡。誰謂宋之遠歟。跂足可以望見之也。誰謂河之廣歟。曾不容於一刀。誰

謂宋之遠與。曾不崇朝可致。然河非不可渡。今我之不渡。知義自不渡爾。宋非不可往也。今我之不往。知義自不往也。論曰。載馳之詩曰。大夫跂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遠也。至於此詩。惟言其甚近者。蓋言人之於遠者。則憚而不往。至於甚近而不往者。非有所憚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當論其所當為。與不當為者如何耳。其所當為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為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闕。孔子嘉其有男女之別。夫一門限而禮存焉。非其足不可踰闕也。禮不可也。觀此則知宋襄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敢歸宋。此詩所以賢之也。黃曰。天下之事。其所當為者。雖千里而近。其所不當為者。雖咫尺而遠。衛之於宋。可以束葦而渡。可以跂足而見。可以旦行而至。夫豈難往哉。於禮有所不可往。則雖近而猶遠也。禮之不可踰也如此哉。放齋曹粹中詩說自閔二年。文公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桓公卒。襄公之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耳。人固謂河為廣矣。然而一東之葦可附以渡。小船曾不能容也。人固謂宋為遠矣。然跂予之足而望。不終朝而可至也。蓋有意於往。則雖遠而必達。無意於往。則雖近而不前。

桓夫人之於宋。特以義不當往。遂抑情而止耳。若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宋也。刀。小船也。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孔氏曰。自衛適宋。不渡河。此蓋以河為喻也。河亦廣矣。意將欲渡。以為河狹。宋亦遠矣。意有所思。以宋為近。夫情之踈者。室邇而甚遠。情之切者。地遠而實近。聖人取此詩。以示後世。為人母而遭變者。呂喬年麗澤論說。河廣。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此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力可為而不敢為。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氏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崩殯不能顧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崩殯不能全其子也。今襄公之母。却能顧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慈湖楊簡詩傳。毛詩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時。衛已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時。晉從南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時河已東南決耶。一葦無抗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之非廣也。曾

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豈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為終。未安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猶日有上。日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到。亦甚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子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心。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即古航字。亦猶刀。後世加舟作舫。林岳講義。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小船曰刀。言欲渡則雖廣可狹也。誰謂宋遠。豈可以望見。行不終朝可至。然而不渡河者。知其不可渡也。不往宋者。知其不可往也。朱善詩經解。願母出。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繼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草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愧。而

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劉玉汝詩續緒孫與祖同體者。同昭穆也。此詩止言宋不遠耳。若其義不可而不得往之意。則猶在言後作者。不必盡言。而讀者自可默會。又詩之一體。唐人歌後之作。蓋本於此望之。而即可見。猶有遠者行之。而即可至。則愈近矣。語有淺深。衛有婦人之詩六人。共姜。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  
**河廣二章章四句。**朱子集傳范氏

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輔廣童子問。范氏為襄公處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  
許謙名物鈔。衛有婦人之詩六人。皆止於禮義。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泉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八養

廣

百丈廣錄

古尊宿語錄。夫語須辯。緇素須識。總別語須識。了義教。辯清。不了義教。辯濁。說穢法邊。

垢棟。凡說淨法邊垢棟。聖從九部教說。向前衆生無眼。須假人雕琢。若於聾俗人前說。直須教渠出家。持戒脩禪學慧。若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他與麼說。如維摩詰傳。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門已受白四羯磨。訖。具足。全是戒定慧力。更向它與麼說。名非時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若是沙門。須說淨法邊垢。須說離有無等法。離一切脩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剝除習染。沙門除貪嗔病不去。亦名聾俗。亦須教渠脩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嗔病去。盡依在無貪。將為是。是無色界。是鄣佛光明。是出佛身血。亦須教渠脩禪學慧。須辯清濁語。濁法者。貪嗔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等多名也。只如今。鑑覺。但於清濁兩流。凡聖等法。色聲香味觸法。世間出世間法。都不得有纖毫愛取。既不受取。依住不受取。



將為是。是初善。是住調伏心。是聲聞人。是戀筏不捨人。是二乘道。是禪那果。既不愛取。亦不依住。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無色界。免墮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菩薩縛。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後善。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免墮禪那病。免墮菩薩乘。免墮魔王位。為智。鄣地障。行。鄣故。見自己佛性。如夜見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愚。故云有大智人。破塵出經卷。若透得三句過。不被三段管。教家舉喻。如鹿三跳出網。喚作纏外佛。無物拘繫得渠。是屬然燈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得無所碍。風。是無碍慧。於後能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作車運載因果。處於生。不被生之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碍。處於五陰。如門開。不被五陰碍。去住自由。出入無難。若能與麼。不論階梯勝劣。乃至蟻子之身。但能與麼。盡是淨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佛瘡。菩薩等瘡。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有無管一切法。十地是濁流河。眾作清流說。豎清。相說濁。過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邪信。善星等。箇箇有傍樣。箇箇有則候。一一被導師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八萬劫。他是依執所行。被淨法酒醉故。聲聞人。聞佛法。不能發無

上道心。所以斷善根人無佛性。教云。喚作解脫深坑可畏之處。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祇如文殊。觀音。勢至等。却來須陀洹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退。當與麼時。祇喚作須陀洹人。祇如今鑑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過。聞百千萬億佛出世間。如不聞相似。亦不依住不聞。亦不作不依住。知解說它者。箇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著。是佛常住世間。而不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謗佛法僧。說佛不轉法輪。不退亦是謗佛法僧。肇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堦生招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辯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圖度語。似野干鳴。猶屬藕膠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己佛。向外馳求。覓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箇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若執往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冰。全冰是水。救渴難望。亦云必死之病。世醫拱手。無始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衆生邊藥。無病不要喫藥。病俱消。喻如清水。佛似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甘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著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理。是諸人本有。諸佛善

薩喚作示珠人。從來不是箇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提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為雕琢。虛空作得佛相貌。若為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故云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太末虫。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參善知識。求覓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示現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証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耽耽故。至上涅槃。離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于魔網。不去。縱解百本圍陀經。盡是地獄滓。若覓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著一切善惡。有無等法。即為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祇如今麁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

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  
 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  
 是弟子。者箇同於魔說。無端說道。目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  
 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舉一手。豎一指。云是禪是道。者箇語繫縛人。未  
 有住時。祇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不師於心。不  
 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為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  
 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祇合聾俗人前說。祇如今  
 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  
 知識。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為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  
 今祇是說破兩頭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貪染。及解縛之事。無別語句。教  
 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  
 不了義教語。須識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喻語。須識  
 揔別語。說道脩行。得佛有脩有證。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  
 語。是不遮語。是揔語。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  
 前語。不許脩行。得佛無脩無證。非心非佛。佛亦是佛。說了義教語。是遮  
 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生語。

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辯地。從濁辯清。祇如今鑑覺。若從清邊數。鑑覺亦不是清。不鑑覺亦不是清。亦不是清。亦不是聖。亦不是不聖。亦不是見水濁。說水濁過。患水若清。都無可說。說却濁他水。若有無問之問。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為佛。說法平等。真如法界。無佛不度。眾生佛不住。佛名真福田。須辯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祇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心。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波說水。照萬像。以無功。若能寂照。不自玄旨。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為導師。眾生性識。他為未曾踏佛階梯。是藕膠性。多時黏著。有無諸法。乍喫玄旨藥。不得乍聞格外語。它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默然思惟。智慧冥朦。難說。無可比喻。說眾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眾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

始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衆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云  
 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反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之法。向後假說。  
 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  
 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  
 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衆  
 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覆無有不相  
 酌獻者。若欲免見翻覆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衆生。不  
 親不疎。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着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  
 免苦樂相形。免明暗相酌。實理真實。亦不真實。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  
 物喻。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  
 木水火土管。亦如羈膠。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  
 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即非菩薩。  
 是名菩薩法。非法非法。摠與麼也。若祇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  
 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  
 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祇是  
 不凡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土初祖云。無能無聖。為佛聖。若言佛

聖者亦非九品精靈龍畜等類。及釋梵已來。皆能通變。上品精靈亦知今古百劫時事。豈得是佛。如阿脩羅王。身極長大。敵兩倍須彌山。與帝釋戰時。知力不如。領百萬兵衆。入藕絲孔裏。藏通變辯才不少。它且不是佛教語。節級奢緩。陞降不同。未悟未解時。名貪嗔。悟了。喚作佛慧。故云不異舊時人。祇異舊時行履處。問斬草伐木。掘地墾土。為有罪報。相否。師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貪染一切。有無等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虛空。亦莫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罪道。有罪亦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轉相煞。尚不得煞罪。何況禪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着。亦云禪道不用脩。但莫汚染。亦云。但融冶表裏。心盡即得。亦云。但約照境。祇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都無貪取。亦莫取着。亦云。合與麼學。學似浣垢衣。衣是本有垢。是外來間說。一切有無聲色。如垢膩。都莫將心湊泊。菩提樹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屬色。十二分教。屬聲。祇如今截斷一切。有無聲色。流過。心如虛空。相似。合與麼學。如救頭然。始得臨命終時。尋舊熟路行。尚不徹到。與麼特新調。始學。無有得期。臨終之時。盡是勝境現前。随心所愛。重處先

愛。祇如今不作惡事。當此之際。亦無惡境。縱有惡境。亦變成好境。若怕臨終之時。慳狂不得自由。即須如今便自由始得。祇如今於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果業已現。如何怕得。怕是古今。古若有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來際得。祇如今一念。一念不被一切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祇是人。人祇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將定入定。不用將禪想禪。不用將佛覓佛。如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不行法。法不見法。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以菩薩應如是正念於法。罄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亦名體結。亦名體集。不是智知。不是識識。絕思量處。凝寂體盡。忖度永亡。如海大流盡。波浪不復生。亦云如大海水。無風匝匝之波。忽知匝匝之波。此是細中之麤。亡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是佛境界。從此初知。名三昧之頂。亦名三昧王。亦名爾焰智。出生一切諸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切色聲香味觸法。刹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闕。一色一塵。一佛一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佛。一切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一一徧滿一切刹土。此是細中之麤。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覺聞見。亦是一切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說。亦是上流涅槃。是無上道。是



無等呪。是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甚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波。能說一切水。清濁深流廣大之用。諸佛護念。行住坐卧。若能如是。我時為現清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等語等。我亦如然。一佛刹聲。一佛刹香。一佛刹味。一佛刹觸。一佛刹事。悉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華藏世界。縱廣總皆如是。若守初知為解。名頂結。亦名墮頂結。是一切塵勞之根本。自生知見。無繩自縛。所知故。繫世有二十五。又散一切諸煩惱門。縛着於他。此初知二乘見之名。為爾焰識。亦名微細煩惱。便即斷除。既得除已。名為回神住空窟。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脫魔所縛。世界成壞。定力所持。漏向別國土。都不覺知。亦名解脫深坑可畏之處。菩薩悉皆遠離。亦云失脚作轉輪王。令四天下人。一日行十善。此福智猶不能算。自己鑑覺名王。緣念着有無諸法。名轉輪王。祇如今於臍腑中。都不納一切有無等法。離四句外。名空。名不死藥。為喚前王名不死藥。雖云不死藥。與王共服。亦非二物。亦非一物。若作一二解。亦名轉輪王。祇如今有人。以福智四事。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隨其所欲。滿八十年已。後作是念。然此眾生皆已衰老。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如是施主。但施眾生一切樂具。功德尚自無量。何況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功

德無量無邊。猶不如第五十人聞經。隨喜功德。報恩經云。摩耶夫人生五百太子。盡得辟支佛果。而皆滅度。各各起塔供養。一一禮拜。嘆言不如生於一子。得無上菩提。省我心力。祇如今於百千萬衆中有一人得者。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常勸衆人。須玄解自理。自理若玄。使得福智。如貴使賤。亦如無住車。若守此作解。名髻中珠。亦名有價寶珠。亦名運糞人。若不守此為解。如王髻中明珠與之。亦名無價大寶。亦名運糞出。佛直是纏外人。却來纏內。與麼作佛。直是生死那邊人。直是玄絕那邊人。却來向者岸。與麼作佛。人及獼猴。俱不能行。人喻十地菩薩。獼猴喻凡夫。讀經看教。求一切知解。不是一向不許解得。三乘教善得。瓔珞莊嚴。具得三十二相。窟宅覓佛。即不得。教云。貧著小乘。三藏學者。猶不許親近。何況自為是破戒比丘。名字羅漢。涅槃經中。被配入十六惡律儀中。同於畋獵漁捕。為利養故。殺害大乘方等。猶如甘露。亦如毒藥。消得去如甘露。消不去如毒藥。讀經看教。若不解他生死語。決定透它義句。不過。莫讀最第一。亦云須看教。亦須參善知識。第一須自有眼。須辯它生死語始得。若辯白不得。決定透不過。祇是重增比丘繩索。所以教學玄旨。人不遣讀文字。如云說體不說相。說義不說文。如是說者。名真說。若說文字。皆是誹謗。是名邪說。菩薩若

說當如法說。亦名真說。當令衆生持心不持事。持行不持法。說人不說字。說義不說文。說道欲界無禪。亦是帶一隻眼人語。既云欲界無禪。憑何得至色界。先因地上習二種定。然後得至初禪。有想定。無想定。有想定。生色界。四禪等天。無想定。生無色界。四空等天。欲界。灼然無禪。禪是色界。問如今說。此土有禪如何。師云。不連不禪。是如來禪。離生禪想。問如何是有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至佛。是聖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祇如今但於凡聖二境。有深愛心。是名有情無佛性。祇如今但於凡聖二境。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祇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花翠竹之無情。將為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祇如今鑑覺。但不被有情改變。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如黃花。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若未踏佛階梯。有情無佛性。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師云。劫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鑒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衆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為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

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  
 名真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為導師。  
 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問從上祖宗。  
 皆有密語。遞相傳授。如何。師云。無有密語。如來無有秘密藏。祇如今鑑覺。  
 語言分明。覓形相。了不可得。是密語。從須隨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  
 盡屬法之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但有  
 語句。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討什麼密語。問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  
 發。如何。師云。空喻於漚。海喻於性。自己靈覺之性。過於虛空。故云空生大  
 覺中。如海一漚發。問伐林莫伐樹。如何。師云。林者喻於心。樹者喻於身。因  
 說林故生怖。故云伐林莫伐樹。問語也。塚生招箭。言既塚生。不得無患。  
 患累既同。緇素何辯。師云。但却發箭。途中相拄。如其相差。必有所傷。谷中  
 尋響。累劫無形。響在口邊。得失在於來問。却問所歸。還被於箭。亦如知幻  
 不是幻。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亦云認物為見。如持瓦礫。用將何為。  
 若言不見。木石何殊。是故見與不見。二俱有失。舉一例諸。問本無煩惱。三  
 十二相如何。師云。是佛邊事。本有煩惱。今有三十二相。祇如今凡情是。問  
 無邊身菩薩。不見如來頂相。如何。師云。為作有邊見。無邊見。所以不見如

來頂相。祇如今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是名頂相現。問如今沙門。盡言我依佛教學。一經一論。一禪一律。一知一解。合受檀越四事供養。為消得否。師云。但約如今照用。一聲一色。一香一味。於一切有無諸法。一一境上。都無纖塵取染。亦不依住。無取染。亦無不依住。知解者。箇人日食萬兩黃金。亦能消得。祇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於六根門頭刮削。併當貪愛。有纖毫治不去。乃至乞施主一粒米。一縷線。箇箇披毛戴角。牽犁負重。一須償它。始得為不依佛。佛是無著人。無求人。無依人。如今波波貪覓佛。盡皆背也。故云。久親近於佛。不識於佛性。唯觀救世者。輪回六趣中。久乃見佛者。為說佛難值。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無端作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猶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特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一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孽。祇如今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祛得盡。但是一塵一色。揔是一佛。但起一念。揔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闔塞虛空。是名分身佛。是名寶塔現。是以常歎言。嗟見今日所依之命。依一顆米。一莖菜餉時。

不得食。飢死。不得水。渴死。不得火。寒死。欠一日不生。欠一日不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要生即生。要死即死。去住自由者。箇人有自由分心。若不亂。不用求佛求菩提涅槃。若著佛求屬貪。貪變成病。故云佛病最難治。謗佛毀法。乃可取食。食者是自已靈覺性。無漏飯。解脫食。此語治十地菩薩病。是從初至十地也。祇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破戒比丘。名字羅漢。盡名野干。灼然銷他供養。不得。祇如今聞聲如響等。嗅香如風等。離一切有無等法。亦不住於離。亦無不住知解。此人一切罪垢。不能相累。為求無上菩提涅槃。故名出家。猶是邪願。况乎世間諍論。覓勝負說。我能我解。貪一門徒。愛一弟子。戀一住處。結一檀越。一衣一食。一名一利。又言我得一切無闕。祇是自誑。祇如今能於自己五陰。不為其主。被人割截。節節支解。都無怨吝之心。亦不煩惱。乃至自己弟子。被人鞭打。從頭至足。如上一一等等事。都無一念。生彼我心。猶依住。無一念將為是。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所以常勸眾人。須懼法塵煩惱。如懼三塗。乃有獨立分。假使有一法過於涅槃者。亦無少許。生珍重想。此人步步是佛。不假脚踏蓮華。分身百億。祇如今於一切有無等法。有纖毫愛染心。縱然脚踏蓮華。亦同魔作。若執本清淨。本

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即屬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云。愚癡。外道祇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是名摧伏。外道無凡夫魔來。是大神呪。無二乘魔來。是大明呪。無菩薩魔來。是無上呪。乃至亦無佛魔來。是無等等呪。一變衆生。謠曲修羅。二變二乘。謠曲修羅。三變菩薩。謠曲修羅。是三變淨土。但是一切有無。凡聖等法。喻如金鑛。自己如理。喻如於金。金與鑛。各相去離。真金露現。忽有人覓錢。覓寶。變金為錢。與他。亦如麩體。真正。無諸沙鹵。有人乞餽。變麩為餽。與他。亦如智臣。善解王意。王若行時。索仙陀婆。即便奉馬。食時。索仙陀婆。即便奉益。此等喻學。玄旨。人善能通達。應機不失。亦云六絕。師子誌公云。隨人造作。百變。十地菩薩。不飢不飽。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倘要燒。且不可得燒。它被量數。管定。佛則不與麼。入火不燒。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他使得四大風水自由。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自己滓穢。謠曲心。盡透過三句外。得說此語。菩薩清淨。弟子明白。所有言說。不執無有。一切照用。不拘清濁。有病不喫藥。是愚人。無病喫藥。是聲聞人。定執一法。名定性聲。

聞。一向多聞名。增上慢聲聞。知他名。有學聲聞。沈空滯寂。及自知名。無學  
 聲聞。貪嗔癡等是毒。十二分教是藥。毒未銷藥不得除。無病喫藥。藥變成  
 病。病去藥不消。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涅槃經云。有三惡欲。一欲得四眾圍  
 遶。二欲得一切人。為我門徒。三欲得一切人。知我是聖人。及阿羅漢。迦葉  
 經云。一欲求見未來佛。二欲求轉輪王。三欲求剎利大姓。四欲得婆羅門  
 大姓。乃至厭生死。求涅槃。如是惡欲。先須斷之。祇如今。但有取染連念。盡  
 名惡欲。盡屬六天。摠被波旬管。問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如何。師云。但息一  
 切有無知見。但息一切貪求。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除糞。祇如今求佛。求  
 菩提。求一切有無等法。是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祇如今作佛見。作佛解。  
 但有所見。所求。所著。盡名戲論之糞。亦名麤言。亦名死語。如云大海不宿  
 死屍。等閑說話。不名戲論。說者辯清濁。名戲論。教文都摠有二十一。般空。  
 淘擇眾塵。累沙門持齋持戒。忍辱柔和。慈悲喜捨。尋常是僧家法則。會  
 與麼會。宛然依佛教。祇是不許貪著依執。若希望得佛。得菩提等法者。似  
 手觸火。文殊云。若起佛見法見。應當害已。所以文殊執劍於瞿曇。焉握持  
 刀於釋氏。如云菩薩行五無間。而不入無間地獄。他是玄通無間。不同眾  
 生五逆無間。從波旬直至佛。盡是垢膩。都無纖毫依執。如是名二乘道。况



乎諍論覓勝負說。我能我解。祇名諍論僧。不名無為僧。祇如今但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無生。是名正信。信著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名偏信不具。故名一闡提。如今欲得薦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絕。人法俱空。透三句外。是名不墮諸數人者。是信法者。是戒施聞慧等菩薩。忍不成佛。忍不作衆生。忍不持戒。忍不破戒。故云不持不犯。智濁照清。慧清識濁。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衆生邊。則名識。亦名煩惱。在佛名果中說因。在衆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法輪。在衆生名法輪轉。在菩薩名瓔珞莊嚴具。在衆生名五陰業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無明。為道體不同。衆生暗蔽無明。彼是所。此是能。彼是所聞。此是能聞。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句。是出轍語句。不明不暗。不佛不衆生。捺與麼也。來去斷常。佛與衆生。是死語。徧不徧。同異斷常等。是外道義。般若波羅蜜。是自己佛性。亦云摩訶衍。摩訶是大義。衍是乘義。若守住自己知覺。又成自然外道。不用守。如今鑑覺。不用別求佛。若更別求。又屬因緣外道。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物惑。若重一物。則被一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謗。莫貴莫不貴。莫信莫不信。佛亦不是無為。雖不是無為。又不是冥冥。猶如虛空。佛是大心。衆生鑑覺多。鑑覺

雖多。它鑑覺清淨。貪瞋鬼捉他不著。佛是纏外人。無纖毫愛取。亦無無愛  
 取知解。是名具足六度萬行。若要莊嚴具。種種皆有。如不要他。不用亦不  
 失。他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修行。非是執勞負重。誤作脩行。却不與麼。三  
 身一體。一體三身。一者法身實相佛。法身佛不明不暗。明闇屬幻化。實相  
 由對虛。得名本無。一切名目。如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成佛獻蓋等。是升  
 合檐語。要從濁辯清得名。故云實相法身佛。是名清淨法身。昆盧遮那佛。  
 亦名虛空法身佛。亦名大圓鏡智。亦名第八識。亦名性宗。亦名空宗。亦名  
 佛居不淨不穢土。亦名在窟師子。亦名金剛後得智。亦名無垢檀。亦名第一  
 義空。亦名玄旨。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二報身佛。菩提樹下佛。亦名  
 幻化佛。亦名相好佛。亦名應身佛。是名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亦名平等性  
 智。亦名第七識。亦名耐因。答果佛。同五十二禪那數。同阿羅漢。辟支佛。同  
 一切善菩薩等。同受生滅等苦。不同衆生繫業等苦。三化身佛。祇如今於  
 一切有無諸法。都無貪染。亦無無染。離四句外。所有言說辯才。名化身佛。  
 是名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亦名大神變。亦名遊戲神通。亦名妙觀察  
 智。亦名第六識。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  
 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三檀空。云何比丘。給侍於

佛所謂不漏六根者。亦名莊嚴空。無諸漏林樹莊嚴空。無諸染花果莊嚴空。無佛眼約修行人。法眼辯清濁。亦不作辯清濁。知解是名。乃至無眼寶積經云。法身不可以見聞覺知求。非肉眼所見。以無色故。非天眼所見。以無妄故。非慧眼所見。以離相故。非法眼所見。以離諸行故。非佛眼所見。以離諸識故。若不作如是見。是名佛見。同色非形色。名真色。同空非太虛。名真空。色空亦是藥病相治語。法界觀云。不可言即色。不可言即空。不即空。眼耳鼻舌身意。不納一切。有無諸法。名轉入地。七地。七地菩薩不退七地。向上三地。菩薩心地。明白易染。說火即燒。從色界向上。布施是病。慳貪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有作戒者。割斷世間法。但不身手作無過。名無作戒。亦云無漏戒。但有舉心動念。盡名破戒。祇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惑亂。亦不依住。不惑亂。亦無不依住。解。是名徧學。是名勤護念。是名廣流布。未悟未解時。名母。悟了名子。亦無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喪。無善纏。無惡纏。無佛纏。無衆生纏。量數亦然。乃至都無量數纏。故云佛是出纏過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母愛子。唯多與兒酥契。消與不消。都捨不知。此語喻十地。受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

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道四無闕  
 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  
 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果。百  
 萬阿僧祇。諸行煩惱。唯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  
 香象。問見否。答曰。見。問見後如何。答曰。見無二。既云見無二。不以見見於  
 見。若見更見為前見。是為後見。是如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  
 不能及。所以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諸佛疾與授記。難曰。見既不  
 是授記之言。復何用記。師云。先悟宗人。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相拘。如浣垢  
 衣。故云離相名佛。虛盡不存。中旨獨玄。玄達一路同道。後進契其階。故云  
 授記耳。無明為父。貪愛為母。自己是病。還醫自己是藥。自己是刀。還殺自  
 己。無明貪愛父母。故云殺父害母。一語類破一切法。喫非時食者。亦復如  
 是。祇如今。但是一切有無等法。盡是喫非時食。亦名惡食。是穢食。置於寶  
 器。是破戒。是妄語。是雜食。佛是無求人。如今貪求一切有無諸法。但是所  
 有所作皆背也。却是謗佛。但有貪染。盡名授手。祇如今。但不貪染。亦不依  
 住。不貪染。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般若。火是燒手指。是不惜軀命。是節節  
 支解。是出世間。是掌世界於他方。祇如今。若於十二分教。及一切有無諸

之樂心與法為二也

法於藏腑中。有纖毫停留。是不出網。但有所求所得。但有生心動念。盡名野干。祇如今於藏腑中。都無所求。都無所得。此人是施主。是師子吼。亦不依住無所得。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六絕。師子。人我不生。諸惡不起。是納須彌於芥子中。不起一切貪嗔八風等。是悉能吸四大海水入口中。不受一切虛妄語言。是不入耳中。不令身起一切惡於人。是納一切火於腹中。祇如今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嗔不喜。於自己六根門頭剝削。併當得淨潔。是無事人。勝一切知解。頭陀精進。是名天眼。亦名了照。為眼。是名法界性。是作車載因果。佛出世度衆生。則前念不生。後念莫續。前念業謝。名度衆生。前念若嗔。即將喜藥治之。即名為有佛度衆生。但是一切言教。祇如治病。為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箇箇是實語。治病若不瘥。箇箇是虛妄語。寔語是虛。妄語生見。故虛妄是實語。斷衆生顛倒。故為病是虛妄。祇有虛妄藥相治。佛出世度衆生。是九部教語。是不了義教語。瞋及喜病及藥。總是自己。更無兩人。何處有佛出世。何處有衆生可度。如經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云。不愛佛菩提。不貪染有無諸法。名為度它。亦不守住自己。名為自度。為病不同。藥亦不同。處方不同。不得一向固執。依佛依菩提等法。盡是依方。故云。至於智

者。不得一向。教中所辯。喻於黃葉。亦如空拳。誑小兒。若人不知此理。名同  
 無明。如云行般若菩薩。不得取我語。及依教勅。瞋如石頭。愛如河水。祇如  
 今但無瞋無愛。是透山河石壁。直為治聾俗病。多聞辯說。治眼病。從人至  
 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不執住  
 一切有無諸法。是名不住有緣。亦不依住。不依住。是名不住空忍。執自己  
 是佛。自己是禪。道解者名內見。執因緣修証而成者。名外見。誌公云。內見  
 外見俱錯。眼耳鼻舌。各各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受持四句偈。亦名  
 四果六入無迹。亦名六通。祇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閱亦不依住。不  
 閱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神通。不守此神通。是名無神通。如云無神通。菩  
 薩足迹不可尋。是佛向上。人最不可思議。人是自己。天是智照。讚即喜。喜  
 者屬境。境是天。讚是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亦云淨智為天。正智為人。本  
 不是佛。向渠說是佛。名躰結。祇如今但莫作佛知解。亦無無不依住。知解。  
 是名滅結。亦名真如。亦名躰如。求佛求菩提。名現身意。祇如今但有一切  
 求心。盡名現身意。如云求菩提。雖是勝求。重增塵累。求佛是佛眾。求一切  
 有無諸法。是眾生眾。祇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是不入眾數。  
 祇如今於一一聲香味觸法。等不愛。於一一境。不貪。但無十句濁心。是了

因成佛。學文句覓解者名緣。因成佛。見佛知佛。則得說佛。有知有見。却是  
謗佛。若云佛知佛見。佛聞佛說。即得見火。即得火見。即不得如刀割物。即  
得物割刀。即不得知佛人。見佛人。比量智世間譬喻。是順喻。不了義教是順  
喻。了義教是逆喻。捨頭目髓腦。是逆喻。如今不愛佛菩提等法。是逆喻。難捨喻  
於頭目髓腦。聞佛人。說佛人。如恒河沙。是佛知。是佛見。是佛聞。是佛說。萬  
中無一。祇為自無眼。依它作眼。教中喚作比量智。祇如今貪佛知解。亦是  
如照著。一切有無境法名頭。被一切有無境法相撓。著名手都未照前境。  
時名髓腦聖地。習凡因佛。入眾生中。同類誘引。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  
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若一向在聖地。憑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  
誅類。與眾生作舩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亦同眾生受苦。佛祇  
是去住自由。不同眾生。佛不是虛空受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違負。  
等閑莫說。錯說佛神通。自在不自在。且慚愧人。不敢說佛。是有為。是無為。  
不敢說佛。自由不自由。除讚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頭醜陋。教云。若人安  
佛菩提。置有所是邊。其人得大罪。亦云。如不識佛。人前向渠與麼說。無過。  
如無漏牛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隰。此牛乳堪作藥。高  
原喻於佛。下隰喻於眾生。如云來實智法身。又無此病。辯才無闕。昇騰自

在。不生不滅。是名生老病死。疼痛瘡瘡。是暗喫菌。美患痢疾而終。是暗為  
 藏明頭迹。明暗都遣。莫取。無取亦無。無取。他不明不暗。王宮生納耶輸陀羅。  
 八相成道。聲聞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雜食身。純陀云。我知如來。決定不  
 受不食。第一須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祇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即有那  
 箇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祇如今心如虛空相似。  
 學始有所成。西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涅槃。此土初祖云。心心如木石。三祖  
 云。兀爾忘緣。曹云。善惡都莫思量。先師云。如迷人不辯方所。肇公云。閉智  
 塞聰。獨覺冥冥者矣。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  
 不受持。祇如今。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若能與麼學。  
 與麼持經。始有修行分。者箇語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至第二第三生。  
 能向無佛處。坐大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惡為善。變善為惡。使惡法教化  
 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地獄餓鬼。能向明處解明縛。能向暗處解暗縛。撮  
 金成土。撮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沙世界外。有求救者。婆伽婆。  
 即披三十二相。現其人前。同渠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殊形。變現  
 諸趣。離我我所。猶屬彼邊事。猶是小用。亦是佛事門中收。大用者。大身隱  
 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鍾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



有無。傍報生天。棄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  
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之衣。亦云若說佛。一向不受五陰。無有  
是處。佛不是虛空。何得一向不受。佛祇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從一天界  
至一天界。從一佛刹。至一佛刹。諸佛常法。又云。若據三乘教。受它信施供  
養。他在地獄中。菩薩行慈悲。同類化道報恩。不可常在涅槃。又言如火見  
火。但莫手觸。火不燒人。祇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  
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箇箇透過三句外。但是一  
切照用。任聽縱橫。但是一切舉連施為。語默啼笑。盡是佛慧。雪竇語錄送  
廣華巖歸鷲峯。海山孤僻非蓬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冬何太高。  
臣野宵征苦相討。岳房杳杳凌寒空。冰霜落落分譚叢。誰云百城沉古月。  
自笑八面生清風。俄然別我還歸去。惠理之徒  
望回馭。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為時畧輕據。

## 湖廣

建置沿革。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荊州之域。星分翼軫。  
次為鷄尾。楚分周。自夷王時入于楚。楚熊渠封其子紅為鄂王。

鄂名昉。此今武昌縣是也。春秋時謂之夏汭。秦屬南郡。漢高帝置江夏郡。  
有鄂縣沙羨二縣。獻帝時。黃祖始於沙羨置屯。今郡治是也。三國吳孫權

置江夏郡於此。後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武昌。故立武昌郡。而沙羨武昌二縣屬焉。武昌之名始此。晉置鄂縣武昌如故。元康元年以武昌改屬江夏。

江夏仍屬荊州。宋江夏郡治夏口。武帝置郢州治江夏。梁陸法和以郢州

歸齊。齊不能守。復還梁。隋開皇九年改曰鄂州。帝置郢州為江夏郡。唐武

德四年復為鄂州。貞觀元年屬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屬江南西道。天

寶元年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為鄂州。永泰後置岳鄂觀察使。元和初陞武

昌軍節度。五年罷之。寶曆元年陞為武昌軍。五代南唐仍為武昌軍。宋開

寶八年屬江南道。至道三年改屬荊湖北路。建炎四年置安撫使。紹興六

年為湖東安撫使治所。尋復為荊湖北路。嘉定十三年兼沿江制置。景定

元年為荊湖制使治所。咸淳七年罷之。元至元十一年立本道安撫司。蜀

行中書省。至四年更治鄂州路。又立湖北道宣慰司。併鄂州省入潭州行

省。十八年復遷行省於此。移宣慰司於漢陽府。大德五年改曰武昌路。

本朝甲辰年改武昌府。洪武三年立楚王府於城內黃龍山。洪武九年立布政司。

國朝諸司職掌

衙門。

湖廣布政使司 左右布政使各一員 左右叅政各一員

左右叅議各一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理問所正理問一員

副理問一員 提控按牘一員 司獄一員

湖廣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一員 副使各一員

僉事員數不等 經歷司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司獄司司獄一員

湖廣都指揮使司 都指揮使二員 指揮同知二員

都指揮僉事四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斷事司正斷事一員 副斷事一員

郡邑

武昌府 江夏縣 武昌縣 蒲圻縣 嘉魚縣

咸寧縣 崇陽縣 通城縣 興國州 通山縣

大冶縣 黃州府 黃岡縣 黃陂縣 麻城縣

羅田縣 蘄水縣 蘄州 廣濟縣 黃梅縣

荊州府 江陵縣 松滋縣 石首縣 公安縣

竹山縣	棗陽縣	臨武縣	常寧縣	衡州府	益陽縣	安化縣	黔陽縣	沅陵縣	邵陽縣	道州	慈利縣	桃源縣	荊門州	巴東縣	潛江縣
均州	穀城縣	襄陽府	耒陽縣	衡陽縣	醴陵縣	寧鄉縣	麻陽縣	盧溪縣	新化縣	永明縣	永州府	龍陽縣	當陽縣	夷陵州	監利縣
鄖縣	南漳縣	襄陽縣	新城縣	衡山縣	攸縣	湘陰縣	長沙府	辰溪縣	武岡州	江華縣	零陵縣	澧州	常德府	宜都縣	枝江縣
漢陽府	上津縣	宜城縣	桂陽州	安仁縣	茶陵縣	湘潭縣	長沙縣	溆浦縣	新寧縣	寧遠縣	東安縣	石門縣	武陵縣	長陽縣	歸州
漢陽縣	光化縣	房縣	藍山縣	鄱縣	瀏陽縣	湘鄉縣	善化縣	沅州	辰州府	寶慶府	祈陽縣	安鄉縣	沅江縣	遠安縣	興山縣

欽定四庫全書

漢川縣 德安府 安陸縣 雲夢縣 孝感縣

應城縣 隨州 應山縣 岳州府 巴陵縣

臨湘縣 華容縣 平江縣 安陸州 京山縣

沔陽州 景陵縣 郴州 宜章縣 桂東縣

永興縣 桂陽縣 興寧縣 靖州 會同縣

通道縣 綏寧縣

田土 計二百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頃七十五畝

戶口 人戶七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十一戶 人口四百七十萬二千六百

六十口

稅糧

夏稅 米麥壹拾叁萬八千柒佰陸十六石 絹二萬六千肆佰柒

十八匹

秋糧 米二佰三十二萬三千六佰七十石

軍衛

茶陵衛

武昌衛

武昌左衛

黃州衛

永州衛

岳州衛

蘄州衛

施州衛

長沙護衛

辰州衛

安陸衛

襄陽衛

常德衛

寶慶衛

沔陽衛

長沙衛

衡州衛

瞿塘衛

鎮遠衛

平溪衛

清浪衛

偏橋衛

五開衛

九溪衛

荊州左護衛

荊州中護衛

靖州衛

永定衛

柳州千戶所

夷陵千戶所

桂陽千戶所

德安千戶所

中州千戶所

安福千戶所

道州千戶所

大庸千戶所

天平千戶所

麻遼千戶所

枝江千戶所

武崗千戶所

崇山千戶所

長寧千戶所

武昌左右中三護衛

王沂伊濱集送武秀才還湖廣。衡岳之峯七十二。祝融特起摩青冥。連

巒壘嶂如竒秀。盤屈怒作蛟蛇形。噓雲吐霧埋不得。空翠飛飛落洞庭。武

生家居洞庭上。湖水為沼山為屏。橘州種樹等千戶。石鼓讀書窮六經。焚

香白晝鸞鶴下。鼓瑟清夜魚龍聽。一朝結束催客丁。思與眾人朝滄溟。含

毫擬獻上林賦。置體亦厭侯門鯖。東華塵土紅撲帽。夢寐汀洲蘭芷馨。腐

儒老眼千年青。遙看南極老人星。安得酒舫載酒行。長與酒徒同醉醒。

國朝何蠖庵集送謝子厚侍親移戍湖廣。四月江豚吹浪花。裹糧又泛上

天槎。溥戎事異心猶壯。羯末才高思更賒。客裏光陰違養志。天涯風俗屢移家。將軍此日清遊處。黃鶴樓前倚釣沙。元張翥。蛻庵集送曹鑑克明自浙省員外遷湖廣。上流形勢控荆揚。搥鼓飛帆入武昌。幕府一時登俊傑。朝廷今日際明良。南樓詞翰題鸚鵡。北斗旌旗下鳳凰。好折楚芳遙寄與。美人秋水遠相望。江湖後集自廣詩。今古紛紛孰控搏。太平方寸豁憂端。後千年去人何似。外九州來天更寬。風雨南山飛霹靂。江湖北斗掛欄干。要知元命真消息。滄海龍神自屈蟠。元王沂詩。晨興聞賜妃入廣次心吾。遠傳天上降宮花。重拜丹墀踏御沙。彈看飛鴻思故國。嬌羞馬上問誰家。珊瑚作枕分龍席。錦綉堆床壓象牙。適意相知南北異。帛書休寄鴈行斜。

# 廣西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府一十三。一府屬斗牛分。十一府屬翼軫分。州四十二。屬翼軫分。縣五十四。四縣屬斗牛分。五十縣屬翼軫分。

屬翼軫分。

所屬

桂林府	南寧府	潯州府	柳州府	慶遠府
平樂府	思明府	太平府	田州府	來安府

鎮安府

梧州府 詳西字

# 廣東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府一十二府屬翼軫分八府屬斗牛

分四十九縣屬斗牛分

所屬

廣州府

惠州府

肇慶府

南雄府

潮州府

雷州府

瓊州府

高慶府

廉州府

韶州府

詳東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四



--	--	--	--	--	--	--	--	--

乃  
身  
二  
日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陳國泰

圖點監生臣教河

臣孫世良

02 7616  
48 July 2000 1911 66

--	--	--	--	--



~~61.1~~  
61.1

